

## 论网络小说的可靠叙述现象

梁慧琦

**摘要：**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中的重要概念。新时期以来，由于小说叙述方式的变革，产生了许多不可靠叙述的现象。然而这一情况却并不适用于网络小说。在网络小说当中，可靠叙述现象比较普遍。在网络青春爱情、穿越、历史权谋小说中，在小说的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上，叙述的可靠程度都相当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网络小说的书写迎合了读者的认知，读者能够从网络小说中归纳出稳定、合理的意义—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网络小说受到传统叙述方式的影响，呈现为可靠叙述。

**关键词：**网络小说，叙述可靠性，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

## Reliable Narration in Online Novels

Liang Huiqi

**Abstract:** Reliable and unreliable narration are important concepts in narratology. Since the new period,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has given rise to numerous instanc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However, this does not apply to network novels, where reliable narration remains prevalent. Within genres such as youth romance, time-travel, and historical political intrigue, narratives exhibit a high degree of reliability across both the fact/event axis and the value/judgment axis. This is because, on one hand, the writing of network novels caters to the cognitive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ers, allowing them to derive a stable and rational system of meanings and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network novels tend to manifest as reliable narrations.

**Keywords:** network novels, narrative reliability, reliable narra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601013

网络小说的命名与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所谓网络文学,“是指由网民在电脑上创作,通过互联网发表,供网络用户欣赏或参与的新型文学样式,它是伴随现代计算机特别是数字化网络技术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欧阳友权,2008,p.14)。除了在发表媒介上与传统纸媒文学有所不同,网络小说还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价值内涵、运作规则,因此,它的命名还具有文化意义。网络小说数量庞大,催生了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网、创世中文网等著名的网络平台,也产生了许多经典IP,例如《斗破苍穹》《斗罗大陆》《鬼吹灯》等,其巨大的体量,甚至是传统纸媒文学所不能比肩的。网络小说除了数量庞大,也经常被改编成影视剧作。桐华、顾漫、流潋紫、南派三叔、紫金陈等的作品都经常被搬上荧幕。由此,网络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以来,由于叙述方式的变革,在文学中产生了许多不可靠叙述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却似乎并不适用于网络小说。在网络小说当中,叙述大多是可靠的。本文以网络青春爱情、穿越、历史权谋小说为例,分析网络小说的叙述可靠性,探究小说中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如何辨别,网络小说的可靠叙述如何体现,影响网络小说叙述可靠性的因素有哪些,通过这样的分析,为网络小说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

## 一、小说中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

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中的重要问题,最早由韦恩·布斯提出,这一概念深化了我们对于“叙述文本中主体分化、距离控制、反讽传递”(王悦,2022,p.141)等现象的理解,逐渐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叙述学界的一个中心话题”(申丹,2006,p.133)。布斯指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辩护或者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们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靠,反之,我称之为不可靠的。”(1987,p.169)除此之外,赵毅衡认为:“一旦叙述者说出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

出现了叙述者对隐含作者不可靠。”(2013a, p. 225) 在这里, 隐含作者指的是作品的思想规范, 它考虑的不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 而是作者在写作当时所具有的主体意识, 或是读者从文本中推导、归纳出来的一套意义-价值体系。通常来说, 隐含作者比作者本人要高尚, 是更加倾向于道德高尚、符合社会规范的人格。在现实生活中, 作者本人可能是一个懦夫, 但是在小说中, 隐含作者却能表现得更勇敢。

关于叙述可靠性问题, 由对隐含作者的不同理解, 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一些论者认为隐含作者是作者创造的, 作品本身自带的, 称其为“执行作者”。例如布斯认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创造的不单是一个理想的、没有个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人’, 而是一个‘隐藏’起来的自己。”(Booth, 1983, p. 71) 另一些论者则认为隐含作者是由读者通过阅读推断出来的, 称其为“推断作者”。例如巴尔认为:“隐含作者是文本意义的研究结果, 而不是那一意义的来源。只有在文本描述的基础上, 对文本进行解释以后, 隐含作者才可能被推断并加以讨论。”(2003, pp. 18 - 19) 赵毅衡结合两种观点, 在《广义叙述学》中指出, 对于不同体裁的文本, 容易产生不同类型的隐含作者, “在分析新闻、历史等纪实型叙述时, 导出‘执行作者’方式比较容易理解, 而在分析小说、故事电影等虚构型体裁时, ‘归纳作者’比较有效”(2013a, p. 231)。

中国传统小说通常具有可靠叙述的特征。“在大部分的中国传统小说中, 叙述相当可靠, 非人格化的半显半露‘说书的’叙述者所表达的价值观, 与隐指作者体现的价值观, 二者没有什么区别。”(赵毅衡, 2013b, p. 67) 在传统小说中, “文本叙述的明晰性、易理解性成为文学作品非常重要的特性, 可靠叙述成为人们共同推崇的观念。含混、模糊则往往被作为创作的失误或缺陷加以指责”(陈志华, 2018, p. 64)。在这样的叙述当中, 对于作者权威、文学教化功能的强调, 以及传统观念中对于中心、权威、理性的认可, 都是可靠叙述成为文学叙述主导的原因。在《红楼梦》中, 虽然存在局部不可靠, 但叙述在整体上是可靠的, 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共同指向对于宝黛爱情悲剧的同情, 以及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在《三国演义》中, “尊刘贬曹”的倾向性叙述演绎了历史的兴衰变迁, 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都赞同仁、义、智、勇的传统道德观, 因而, 其叙述同样是可靠的。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中, 不可靠叙述的情况增多。鲁迅小说中存在着许多不可靠叙述现象。《狂人日记》中, 作者将文言文的叙述者称为正常人; 白话文的叙述者称为狂人, 否定了其叙述的内容。实际上, 作者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隐含作者支持狂人的叙述，造成小说叙述的不可靠。在《孔乙己》中，“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当“我”看到孔乙己时，并不理解他的行为。但是隐含作者对于孔乙己的可悲、可叹却有深刻的洞见。因此当“我”以冷漠的口吻、旁观的姿态叙述孔乙己的经历时，就形成了不可靠叙述。新时期小说中，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往往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以儿童叙述、白痴叙述、混沌叙述等形式为典型。阿来《尘埃落定》采取傻子少爷作为叙述者的方式就是一种不可靠叙述的典型案例。隐含作者必然不会是“白痴”，叙述者却是智力与经验都异于周围世界的“傻子”，因而小说的叙述存在不可靠。王朔《看上去很美》以儿童方枪枪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的一群部队大院儿童的生活。文本的不可靠叙述来源于叙述者年龄和思维的不成熟，作者也指出，方枪枪就是个“糊涂小孩”，在大人世界里严肃的事情，经过方枪枪的叙述之后已经变了样，就连时间都是模糊的，因此造成了不可靠叙述。方方《风景》以去世的小八子的叙述视角，描述了棚户区一家十一口的生存状况，通过这样的书写，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丑陋的一面。

在网络小说当中，存在一定的不可靠叙述。但是，可靠叙述仍然是网络小说的主流。《惊悚乐园》中封不觉的思维跳跃、叙述疯癫，成为一道需要解读的谜题，其叙述可靠性时高时低，极大地增强了悬疑和幽默效果。《诡秘之主》中，克莱恩对自身穿越者身份和源堡秘密的长期隐藏造成不可靠叙述。然而，青春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微微一笑很倾城》、穿越小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步步惊心》以及历史权谋小说《琅琊榜》等，呈现出很强的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价值、情感较为统一，读者能够从文本中推导出稳定的意义-价值体系，形成小说的可靠叙述。

## 二、网络小说事实/事件轴可靠叙述

在事实/事件轴可靠叙述当中，叙述者对故事世界中客观发生的事件、设定的描述是真实、准确、可信的，与隐含作者设定的“故事真相”完全一致。读者可以信赖叙述者提供的信息，无需怀疑其真实性。在网络小说当中，作者对背景等的描述的真实可靠体现了事实/事件轴的可靠叙述。即使小说的故事是架空的，只要其背景书写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或是神话传说，也造成了小说的可靠叙述。

网络小说的背景书写符合现实情况，能够增强小说叙述的可靠性。一般人认为，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拉开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序幕，从此，网络文学蓬勃发展，逐渐形成蔚为大观的景象。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有些木讷的工科男痞子蔡，他在网络上邂逅了文科女生轻舞飞扬，两人在网络相识之后又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朋友，并发展成恋人。然而短暂的相处之后，轻舞飞扬由于患红斑狼疮离开了痞子蔡，独自到台北治病。虽然痞子蔡得知真相后就追到台北照顾轻舞飞扬，但是最终也没能留住她的生命。小说描述了社会浮躁的现状、爱情在社会中所遭受的异化，以及主人公对于纯洁感情的期待，这都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女主人公大学生郑微活泼、可爱，勇敢追求同校男生陈孝正。渐渐地，郑微凭借自己的热情，感化了陈孝正，二人成为校园里令人羡慕的一对。但是，在面临毕业问题时，陈孝正选择出国留学而与郑微分手，郑微因此遭受打击，从青春的梦幻中惊醒。这一情况也符合现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校园情侣都未能经过毕业的考验。因此，这样的书写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而在顾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中，作者则书写了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小说中，贝微微是聪明美丽的“系花”，肖奈是英俊潇洒的“校草”，两人在校园中相识相恋，毕业后步入婚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穿越题材的小说中，读者能够接受小说的超现实设定，但同时认为在小说所设定的世界当中，主人公所处时代的背景环境，以及情节、伦理和人物的设定应该是真实、合理的。关心则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主人公姚依依原本是民事法庭的一名书记员，由于一场意外穿越到了古代大家族中的庶女盛明兰身上。小说描写了姚依依初到盛府对古代风俗习惯的所见所闻，例如：“请安，是古代内宅很重要的一项活动。管事的媳妇对婆婆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或者请示将来的工作计划，如果孩子是养在婆婆跟前的，那就抓紧机会看两眼自己的娃，免得回头都认不出哪个娃是哪个肚皮生的。如果孩子是养在自己身边的，就拿出来给祖父祖母看看，搞点几天伦之乐，或扯些家长里短，逗逗老人家开心。”（关心则乱，2018，pp. 35 - 36）桐华长篇小说《步步惊心》2005年起在晋江文学网连载，2006年首次出版。小说以康熙年间“九子夺嫡”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其中，四阿哥胤禛最后夺得皇位，而八阿哥胤禩被削爵圈禁，小说的情节与历史的走向相吻合。除此之外，《步步惊心》中对于细节的展现也尽量遵循史实。作者写道：“入目处，从三阿哥到十七阿哥，并康熙的表弟、领侍卫内大臣公鄂伦岱，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内大臣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等满族重臣黑压压跪了

一地。”(桐华, 2011, p. 45) 鄂伦岱、阿灵阿确是康熙年间的领侍卫内大臣, 揆叙也是那一时期的翰林院掌院学士, 作者的描述与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职务是相一致的, 因而符合历史事实。

除此之外, 网络小说在背景设定和人物设定上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元素, 使得小说更具合理性。玄幻、仙侠、历史类网络小说中含有中国古典小说中神话传说、志怪小说、传奇的元素, 言情小说的源头则可以上溯至唐传奇。作者唐七公子在创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借鉴了《山海经》中的部分神仙灵兽如九尾狐等情节设定: “我对上古神话故事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能在里边找到《山海经》的一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位热心读者还把里边涉及《山海经》的地名、人名、典故一一挑出来注明了。”(唐七公子, 2012-06-02) 天下霸唱《鬼吹灯》与中国古典小说颇有渊源, 小说中描写的巫文化等神秘的民间文化古已有之: “中国本信巫, 秦汉以来, 神仙之说盛行, 汉末又大畅巫风, 而鬼道愈炽热; 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 渐见流传。”(鲁迅, 1973, p. 29) 在小说中, 作者时常强调“鸡鸣灯灭不摸金”“摸金校尉合则生分则死”等规则, 强化了摸金盗墓和民间文化的要素。这也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理。

然而, 网络小说的创作容易出现一定的缺陷, 这样的情况会削弱网络小说叙述的可靠性。网络小说发表门槛较低, 相较于纸媒文学的编辑审核制度, 网络小说的审核员仅仅就小说的政治立场进行审核, 而不对其艺术水平负责。因此, 很大一部分网络小说在艺术和思想上缺乏深度, 也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责任担当, 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作品价值混乱、逻辑错乱、架空现实伦理, 这些都是当前大多数网络小说存在的弊端。《人民日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网络仙侠题材小说存在不足。这样的情况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 同时削弱小说的叙述可靠性。

但是, 网络小说的叙述总体上仍然是可靠的。这是因为小说的局限并不来自隐含作者的不可靠, 而是由于其认知局限, 但其叙述仍然是可靠的。同时, 除了在情节和事实上的可靠叙述, 小说更强的可靠性来自读者对其情感上的认同。认同感与代入感是网络小说的突出特征。在小说中, 情感是比事实更重要的认同因素。网络小说的情感倾向很少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 往往能够引起读者强大的共鸣, 从而使得网络小说就算在事实上存在一定不合理, 仍具有可靠叙述。

### 三、网络小说价值/判断轴可靠叙述

网络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情感、价值与叙述者基本吻合，造成网络小说价值/判断轴的可靠叙述。“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这个叙述者的美德、智慧或学识的标准更高的标准。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成功地达到了他的世界中——甚至我们的、至少是眼下的这个世界中——可能达到的最高点。”（布斯，1987，p. 244）无论是在现实题材的青春爱情小说中，还是在穿越小说、历史权谋小说中，叙述者的情感、价值都与隐含作者所处时代的平均值甚至最高点吻合，从而使叙述可靠。

青春爱情网络小说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价值观一致，对于爱情故事的描写符合读者对于爱情的期待和想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标题给人一种私密性十足的感觉，实际上小说并不像标题展现的那样俗气，而是颇有一些“文艺范儿”。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让读者感到作者仿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小说行文简洁，语言明快，并且在叙述过程中经常采用流行语、网络用语，增添了小说的风趣、时尚，有的语言甚至流行至今。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不懂浪漫的男生，他经常自我调侃，例如说自己“三脚猫的幽默感”“略显痴呆的谈吐”“不懂浪漫”，具有现代反讽、戏谑的精神。而轻舞飞扬则有些忧郁、悲怆的气质，这种气质同样是具有现代性的。“我”与轻舞飞扬可以说是现代精神的一体两面，两人交织在一起，碰撞出火花，为读者展示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然而，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虽然具有现代化的外壳，内在却极具古典性。痞子蔡虽然表面上有些吊儿郎当，但实际上对待感情一根筋；轻舞飞扬虽然具有忧郁的气质，但她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痞子蔡的好友阿泰，阿泰秉持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周旋于不同的女孩之间，正如作者所写：“惨死在他手下的女孩，可谓不计其数，受害者遍及全台湾岛。”（蔡智桓，1999，p. 14）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生活仿佛才是常态，“我”和轻舞飞扬对待感情的态度则显得有些迂腐。实际上，叙述者“我”虽然表面上调侃自己不懂浪漫，但真挚的感情才是“我”所真正向往的，也是隐含作者所赞颂的，因此，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达成了一致。

在网络穿越小说中，叙述者的穿越者身份使得可靠叙述成为可能。《步步惊心》以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为背景，讲述了女主角张晓从现代穿越回古代成为马尔泰·若曦后与几名皇室成员之间的情感经历，以及几位皇子之间

的权力斗争。若曦在明知历史不可逆、不可改的情况下，仍旧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与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等发生情感纠葛，在忧思过重的情况下，身体状况逐步恶化，最终香消玉殒。若曦虽然生活在古代，但张晓的现代人身身份却使若曦能够展现出现代人的独立观念和行为习惯。例如她赞赏十三阿哥：“我虽早已知道十三阿哥是不羁的人，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推崇嵇康，特别是他作为皇室弟子，身处统治阶级的金字塔尖，却丝毫不稀罕也不维护自己的身份与利益。”“而他大概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儒家文化盛行的时代，会碰到我这样的女子，毕竟连男子也少有敢对儒家思想提出质疑的。”（桐华，2011，p. 70）她在对待婚姻、恋爱等问题时同样拥有现代价值观：“早知道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人很难有自主权，可是真实面对这一幕时，才感觉到它的残酷。”“看着十阿哥和她并排跪着的身影，我只想大喊，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阿哥吗？他不是有最尊贵的身份吗？为什么这最尊贵的身份剥夺了他最珍贵的东西：自由！”（p. 45）这些观念都来自现代人张晓。由于小说的穿越背景，虽然小说故事发生在古代，叙述者“我”却能够和隐含作者同享一套价值体系，形成可靠叙述。

类似的情况发生于关心则乱的小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明兰从小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在盛家，姚依依深感古代嫡庶尊卑有别，身为女子更是不易，因此从小谨慎低调、韬光养晦。明兰与宁远侯府二公子顾廷烨结为夫妻之后，一改往日恭顺的姿态，逐渐在家中树立起威信，并最终帮助丈夫成为皇帝股肱之臣。在小说中，盛明兰为人处世、对待感情都非常理性，而且性格独立，看待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认为林姨娘和林黛玉虽然都姓林，但是：“黛玉妹妹徒有祖母的庇护和老爹的家财，混到最后只落得个香消玉殒，可瞧瞧人家林姨娘，寒寒酸酸地进了盛府，白手起家，硬是把一个受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建设成为一个初步发达国家，圆满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小康的转型，简直比改革开放的成果还惊人。”（关心则乱，2018，p. 13）虽然这里对林黛玉的评价失之偏颇，但是可以看出这样的观念无不来自现代人姚依依。作者以现代的视角观照古代的生活，使古代题材小说具有了现代的思想观念，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价值观能够达成一致，小说具有了可靠叙述。

在历史权谋小说当中，正如江守义指出，“历史小说的评点者所秉持的基本是儒家伦理道德，在‘忠孝节义’深入人心的历朝历代，对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看法往往都是局部的，对小说的叙述可靠性很少出现针锋相对的观点”（2019，p. 28）。海宴《琅琊榜》2006年开始连载于起点中文网，2007

年出版纸质图书。小说中赤焰军少帅林殊随父出征，率领七万赤焰军部队抗击敌军，却由于奸佞陷害而全军覆没，七万英魂含冤梅岭。林殊从地狱之门拾回残命，之后经历刮骨之痛改容易貌，化身江左盟盟主梅长苏。十二年后，梅长苏重返帝都，参与权谋斗争，辅佐少时好友萧景琰执掌皇权，重审当年梅岭冤案，洗刷赤焰军逆反罪名。在南境内乱敌军入侵之时，梅长苏再次请命率兵出征，在战场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小说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叙述者不直接抒发自己的个人看法，而是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叙述姿态，即使涉及价值判断也是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在这样的叙述方式当中，叙述者具有相当的权威，以全知视角对人物、时间、道德进行评价和叙述。叙述者讲述了梅长苏如何步步为营，最终复仇成功。在小说中，梅长苏聪明睿智、淡泊名利，萧景琰重情重义、正直善良，他们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最终战胜了敌人，取得胜利，缔造出了属于他们的太平盛世。小说赞扬了以梅长苏、萧景琰为中心的正义一方，而抨击了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誉王、太子一方。这种“惩恶扬善”的价值观使得隐含作者和叙述者达成统一，并且能够符合读者的心理预期，更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显示出稳固的可靠叙述。

#### 四、影响网络小说可靠叙述的因素

网络文学发展之初，网络平台所具有的低门槛、私密性等特征，使得作者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抒胸臆的表达，网络不仅为作者提供创作的平台，也为他们提供宣泄情绪的出口。“网络文学的起因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更多的是为了个人情感的自由宣泄，以及自身体验的更自由的表达。”（危磊，2002，p. 59）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作者的写作并未贴近现实，而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和捏造，造成网络小说真实性的缺乏。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可以在网络世界中构造一个理想世界，通过写作寻求安慰和满足。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平凡女生，在小说中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众星拱月的女神，受到大家的追捧。这种编造在网络平台上无可指摘。在这样的创作当中，作者常常会将自已代入主人公，获得想象性的满足，也增强了小说叙述的可靠性。然而，在将网络小说改编为影视剧作的过程中，“俊男靓女”的选角使得作者原本众星捧月的自我想象变得具有合理性，剧本的改编、演员的演绎等也会对原著进行拆解后再构造，有时甚至与作者的创作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并不能将影视剧作完全等同于网络小说原著。

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以及网络文学收益的显现，它开始被资本注意

## □ 符号与传媒 (32)

并整合利用，网络平台发展成一个具有规范运作模式的商业场域。同时，围绕网络文学，衍生出一系列附属产品，例如纸质图书、影视剧作、游戏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完整的产业链。而牵扯进其中的要素也不仅只有作者和读者，还有出版社、网站经营者、影视剧投资商、游戏开发商等。在这样的模式中，网站能够从网站广告、阅读收费当中取得收益，作者能够获得版税等收入；影视剧投资商和游戏开发商能够从衍生作品当中获得不菲的收益。

面对这样的状况，“文学不再完全是一种艺术创作，而是遵循了商品逻辑”（陆正兰，2016，p. 213），而作者开始寻找更加能够迎合大众口味的写作方式。严肃文学的受众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对作品的接受能力更强，并期望通过阅读关注现实问题，或者获得思想上的启发。网络小说面向大众，其读者文化程度较严肃文学阅读者偏低。因此，他们的阅读目的以放松和娱乐为主，更在乎作品的可读性。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只有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市场占有率”（2015，p. 144）；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p. 4）。网络小说具有“爽文”的特征，“如果用个字概括中国网络文学的核心属性，那就是爽。因而，网络文学也经常被称为‘爽文’”（邵燕君，2020，p. 64）。网络小说具有完整的情节、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同时，通常宣扬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的现代价值观，或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更易于被大众接受，也更少使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发生冲突，叙述者往往能够站在道德的高地，使得文本达成内外价值的统一。

同时，网络小说具有可靠叙述的部分原因是读者能够参与对小说的构建。在网络小说当中读者的阅读接受相较于在传统纸媒文学中发生了变化。传统纸媒文学以作者为中心，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是被动的。而对于网络小说创作来说，读者与作者的中心位置发生了变化，读者是消费者，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和喜好，甚至要以读者的接受和喜好为主。并且，“读者意见可以实时反馈，生产者可以随时调整作品人物、情节，改变作品走向”（龙柳萍，2013，p. 150）。读者意见能够切实影响小说走向，小说成为一种共同创作的文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小说叙述的可靠性就更加容易辨认。读者的意见诉诸屏幕，当它们在文本中得到呈现的时候，读者就能够从文本中看到隐含作者的身影。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小说具有可靠叙述的特征，对于传统小说叙述方式的继承和借鉴，使得小说叙述可靠性增强。网络小说虽然是一种依托新媒介

的文学形式，但“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走的仍是‘传统写作的老路’”（王小英，2012，pp. 48-49），其在内容上并不新颖，而是更加具有传统文学的特征。而“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条与抒情传统相辅相成的叙事传统，无论是散文、小说、戏曲还是诗词，中国文学都无法摆脱与叙事的天然联系。尽管其载体经历了诸多变迁，但叙事作为一种传统却是亘古不变并永恒存在的”（刁虎生，2018，p. 25）。在叙事传统中，“故事的完整性，是我国话本、拟话本小说所具有的民族形式，是适应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与心理要求而形成的”（李修生，2001，p. 181）。与现代小说注重对于人物性格、情感、情境的描写不同，网络小说作者擅于通过构造离奇情节来吸引读者。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首发于晋江文学网，讲述了青丘帝姬白浅和天族太子夜华三生三世的感情纠葛。在经历了两世的悲剧和误会之后，白浅和夜华终于都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坚定了和对方在一起的信念。天下霸唱《鬼吹灯》系列小说2006年开始连载于天涯论坛，并于同年出版纸质图书，后改编成的影视剧达到十余部。小说以盗墓为题材，讲述了由胡八一、雪莉杨、王胖子三人组成的摸金校尉组合为了破解诅咒而辗转于各地墓穴的探险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可读性较强，它在情节上采取设置悬念等方式，层层推进，十分引人入胜。在小说中，主人公们的目标往往是寻找宝藏，满足了大多数读者心中的“寻宝情结”，并宣扬因果报应、勿存恶念等朴素的道德观念。这样的叙述更多地来自传统叙述方式，因而具有更强的可靠性。

## 结 语

网络小说对于故事性的重视，迎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接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新时期小说有所不同，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在网络小说中，叙述大多是可靠的。一方面，网络小说存在事实/事件轴的可靠叙述。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中对于环境背景的描写，符合读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即使小说的故事是架空的，其背景书写也能够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或是神话传说，从而造成小说的可靠叙述。另一方面，网络小说存在价值/判断轴的可靠叙述。叙述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使得小说中隐含作者的情感、价值与叙述者基本吻合。造成网络小说可靠叙述的原因，一方面是作者有意进行满足普遍道德规范和读者期待的写作，另一方面来自网络小说对于传统叙述方式的继承。总的来说，中国网络小说中的情感与价值观是稳定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情感倾向、价值观是吻合的，小说能够满足读

## □ 符号与传媒 (32)

者的期待和认知，因此，其叙述几乎是可靠的。

### 引用文献：

- 巴尔，米克（2003）.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波兹曼，尼尔（2015）. 娱乐至死（章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布斯，韦恩（1987）. 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蔡智恒（1999）.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北京：知识出版社.
- 陈志华（2018）. 叙事观念的转变：从可靠叙述到不可靠叙述.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62-68.
- 刁虎生（2018）. 叙事作为一种传统——来自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25-32.
- 关心则乱（2018）.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江守义（2019）. 史传叙事与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3，24-30.
- 李修生（2001）. 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龙柳萍（2013）. 论消费时代的网络类型小说——基于读者接受视角的审视. 广西社会科学，4，149-152.
- 鲁迅（1973）. 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陆正兰（2016）. 当网络文学遇到符号学：评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 符号与传媒，2，210-215.
- 欧阳友权（2008）. 网络文学概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邵燕君（2020）. 以媒介变革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放——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认识. 文艺研究，10，63-76.
- 申丹（2006）. 何为“不可靠叙述”？. 外国文学评论，4，133-143.
- 唐七公子（2012-06-02）. 网络写作不应给自己设界. 齐鲁晚报，B05版.
- 桐华（2011）. 步步惊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 王海燕（2012）. 试论鲁迅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 鲁迅研究月刊，3，4-11.
- 王小英（2012）. 网络文学符号学：尚待开拓的新领域. 符号与传媒，2，48-56.
- 王悦（2022）. 现实主义范式转型影响下的不可靠叙述. 符号与传媒，1，140-152.
- 危磊（2002）. 多维视野中的网络文学. 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8-61.
- 赵毅衡（2013a）. 广义叙述学.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3b）. 苦恼的叙述者.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Booth, W. 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梁慧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Author:**

Liang Huiqi,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main research field is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lianghuiqi93@163.com